



# 父亲的字典情结

□秋凡

读来仍觉有压力。弟弟听我念完信，通常会来一句：“谁家写信还抄字典，他也不嫌啰嗦！”其实，那么长的信，字里行间反复强调的也就一个意思：多查字典，遇到不认识的字，别猜，别跳过去，老老实实查字典，查一遍比问别人十遍都管用。彼时，我沉溺在跳房子、掷石子的单纯愉悦中，全然不懂这“翻来翻去”的重复动作是最小成本的求知路径。对父亲这种“强制”的爱，很不理解，只觉得读信眼睛受累，查字典人受罪。直到身为父母，每每催促孩子主动学习，换来她们一脸的不乐意时，才深深体会到“鸡同鸭讲”的无奈。

年初，父亲来我家要，见孩子们做完作业，不是守着电视，就是抱着手机，他很不悦，便忧心忡忡道：“你们遇到不认识的字，会查字典不？”见孩子们疑惑的表情，父亲继续说：“我拿1000块钱当奖励。你们每记一个字，弄懂它的意思再造个句，就可以得到5角钱，记住的字义越多奖金就越多，上不封顶。”

孩子们出于礼貌，笑着应了两声，身子却一动不动，眼睛仍诚实地盯着电视屏幕。为避免场面尴尬，我赶紧关掉电视，让她们严肃对待长辈的提议，引来她们与我舌辩不休。

历史真是一个轮回。当我重复父亲当年说过的话“有时间瞎玩，还不如多翻翻字典”时，孩子们亦不当回事，甚至极反感，嫌我太啰嗦。这时，我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场景：一双沾满煤灰的粗糙大手，一边沾着口水翻字典，一边埋头写信。那双大手的主人当时在想什么呢？大约只有一个念头——得让孩子知道，不认识的字就翻字典，直到弄明白为止。一想到这，我更觉惭愧。此前，我在《刀要在

石上磨》一文中写过一个磨刀匠，提及他“一本软塌塌、毛茸茸的字典，磨得跟废旧磨刀石一样黯淡无光”，心里想的就是父亲对字典的爱不释手。

直到现在，父亲仍喜欢翻字典，特别是看到身边人时常抱着手机，他总感慨：“现在的人，身上都缺少了点什么。”我懂父亲的意思，他说的“缺少了点什么”，大约就是指人与书本独处的慢时光。在很多人眼里，字典大概只是学习工具。可在父亲看来，字典远不止是工具。他对字典的感情，其实比我看到得要深得多。

前些天，父亲打来电话，说给两个小孩又攒了一笔奖金，等过年时发。我说：“爸，现在的小孩与我们那时不一样了，你那五角、一块的，真不管用。”父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管不管用，试了才知道。如果不管用，一定是你没监督到位。你要让她们知道，查字典不是笨功夫，是跟自己较劲的做人态度。人这一辈子，总得有件愿意慢下来做的事。”

我没再劝他。我想，也许父亲是对的。在这个变化极快的时代，他固执地守着那本字典，守着一种慢的、笨的、却让人踏实的求知方式，又有什么错呢？他不一定能改变孩子们的认知，但至少可以让她们感知，曾经有这么一个亲人，如此认真地对待每一个字，如此认真地教过她们。

终有一天，孩子们会明白：有种生活质感，是屏幕永远给不了的。有本字典，她们的外公翻过，母亲翻过，她们也会去翻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

## 黄葛满街(组诗)

□清静

### 春天落叶

别的树，都铆着劲发芽  
黄葛，偏偏选择落叶  
青黄的叶子，一片  
跟着一片，像雨一样  
在风里静静落下

不是秋寒，不是枯萎  
是它独有的时序  
把过往轻轻放下  
在喧嚣热闹的春光里  
从容地，把身子抖擻一下

### 虬干

从枝干，看到极致的挣扎  
盘曲着直立，骨节尽是伤疤  
不低头，不弯折  
风雨，所有的击打  
都在皮和骨里——刻下

根，往深处走  
枝向着天空、天涯  
以一身苍劲，默默  
撑起一片，自己的  
春秋冬夏

### 黄葛苞儿

心事深藏着，不声张  
羞涩，在粗犷的枝干间  
悄悄地，伸一伸腰  
风一抚，光一吻  
就慢慢睁开眼晴

黄葛苞儿一露出  
鹅黄的玉，叶子就藏不住了  
枝头上，飘落的温暖  
和春风春雨  
一起抵达

### 枝丫

枝丫，随性又乖张  
有的向上，有的斜躺  
不求整齐，不逐模样

疏朗地，对着天空  
让春风轻轻勾勒  
自在，又安然

(作者系四川省隆昌市作协主席)

## 五谷丰登诗韵长

□姚代云

煦日醉暖阳，  
竹影摇轩窗。  
水晶帘动微风起，  
满架蔷薇一院香。

柳垂烟，  
翠色漾。  
榴火耀红焰，  
新荷映池塘。

麦气溢南亩，  
阡陌收割忙；  
汗滴禾下土，  
颗粒尽归仓。

田畴绿平整，  
牛铎鸣泥浪；  
耕耘稔年丰，  
踏歌咏秧行。

最是初夏好时节，  
催时赶月话农桑。  
悠扬横笛唱清和，  
五谷丰登诗韵长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# 老院子的秦大爷

□殷贤华

子，让他在城里也有一个窝。这些年他陆续寄了些钱回来，加上我卖鸡鸭猪攒了一些，总共有40万元，还差10万元，你看能不能借点，我们慢慢还你……”

“哦，是这么回事呀。”我犹豫地应付着，说实话家里虽不阔绰，但10万元还是拿得出的，只是借出去后也不知秦大爷何时能还上。正犹豫着，坐旁边的妻子在桌下狠狠踩了我一脚，抢先说道：“秦大爷，我们正准备换个更大的房子，好把父母接来城里住，结果还差15万呢！”这话让我顿时红了脸，火辣辣的。我家从无换房的计划，我不禁为妻子的托辞汗颜。秦大爷摇摇头，说：“没啥没啥，你们准备接父母去享福，孝心值得表扬。来来来，继续喝酒……”我无言以对，感觉喝下的酒味似乎也淡了很多……

回城后事情一多，很快就把这事儿忘了。两天后的一个晚上，我和妻子在家吃饭，忽然接到秦大爷的电话，妻子听是秦大爷打来

的，便悄悄警告：“记住，不准借钱！”这一次，秦大爷没有提借钱的事，说：“华华，把你的银行卡账号发过来！”我以为听错了，疑惑地问：“大爷，你要我的银行卡账号干啥呀？”电话里传来秦大爷爽快的笑声：“你们买房不是还差15万吗？秦大爷借给你！我和大蛮牛商量好了，不去城里买房了，镇上的房子便宜，只需20多万，以后回大院子打理庄稼也方便……”

后面的话，我已听不清了。我脸红到了脖子根，妻子也惊讶万分，手足无措——这就是我的乡亲！他们至纯至真，他们像乡村的风那样清新，像乡村的土地那样实诚，像乡村的土棉袄那样温暖。和他们的宽厚踏实相比，我们显得那么的渺小和虚伪。

秦大爷的钱，我们当然不能借，但他的情和爱我们却心领了。我暗暗发誓：以后，我一定要常回老家，回大院子看看！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# 一碗红豆粥

□李显福

货车走了，一会儿传来了下一家房门的“咚咚”声。我轻轻关上房门，把粥端给妻子，各自慢慢品尝起来。碗里的红豆和绿豆熬得很稠，黑红黑红的，像浓浓的红糖水。我用汤匙舀起，慢慢品着，温热、清爽，没有甜味儿。

边吃，边唤起我的回忆：30多年前，我出差郑州，入住的什么地方，已记不起来了，但每天回到房间，整洁的床上都放着一束似乎还有露珠的康乃馨，令我十分感动，常拿着反复欣赏把玩。同行的小王笑着说：“你这么喜欢，干脆积攒起来，过几天拿回家送给老婆。”

回到重庆后，我便写了散文《送你一束康乃馨》，文中感慨道：“平心而论，一年又一年，走南闯北，国内、海外，鸡毛小店、通铺地下室、星级宾馆，我皆住过，但像这种使人舒心的服务，而且每天送一束鲜花的酒店我经历的却仅此一家。不少上了‘星’的酒店、宾馆，照规定软硬件均要达到‘星’的标准，但事实往往使人遗憾。”

如今，这段感慨仍然没有过时。三十年一晃而过，旅途中住过各种大小酒店，但晚上专门给客人送熬制的粥，还真从来没有遇到

过。说实话，这粥并不珍贵，可时隔三十多年我遇到的两个“第一次”，即使是巧合，也让人感慨不已。

离开宾馆时，见我们年长，前台服务员还体贴地将我们的行李送到公路边。入住、离开，感受的是满满的温馨。后来，我们在洛阳、开封游玩了10多天返回郑州时，仍选择了这家酒店，只为再去体验那种宾至如归的感觉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

如今，很少有人会为某个陌生字词，去一页页翻查字典。大多时候，遇到不确定字词，要么随手百度一下，要么丢给各种AI软件，答案立刻就出来了，又快又高效。字典，使用的人越来越少，可父亲偏偏对之情有独钟。

犹记少时，父亲在湖北煤矿打工，下班后回宿舍给家人写信，往往一封信长达十来页。父亲喜欢在信里大段抄录字词或诗词的释义，以至于我们收到厚厚一叠书信，总疑心里面是否夹带了钞票。母亲打开信封，会苦笑一声说：“这要是一沓钱，该多好！”那时我已念了几年小学，虽能识很多字，可拿着沉甸甸的书信，

在农村老家的静月湾大院，秦大叔是看着我们这群光屁股小崽儿长大的人。秦大叔喜欢小孩，所以小孩们都喜欢他。院子里哪家大人有事了，都把孩子交给秦大叔照顾，秦大叔总是乐此不疲，笑呵呵应承下来。

不知不觉中，院子里的小崽儿们都长大成人，而秦大叔也慢慢变成了秦大爷。大家为生计四处奔波，只逢年过节才有时间回老院子聚聚，嗅嗅农村的风，解解乡愁。有一回，母亲打来电话，说秦大爷生日快到了，虽不是大寿，但也嘱咐我抽时间回去一趟。“远亲不如近邻，做人不能忘本！”母亲在电话里叮嘱。我笑着拍胸脯说保证回去。

秦大爷生日那天，除院子里的几家老人，客人不多。秦大爷孤身一人，独子大蛮牛在广州打工，本来准备回家一趟，但厂长没有准假，只得作罢。我和秦大爷喝着酒，秦大爷年纪大了，喝酒大不如前，不一会儿就醉了。他打着酒嗝，说：“华华呀，秦大爷想请你帮个忙，可以不？”我笑着回答：“秦大爷，您是我们家恩人，只要能做到的，我一定尽力！”秦大爷拉着我的手，高兴地说：“大蛮牛一直在外打工，我想给他在县城买套房

第三次踏上郑州的土地，入住酒店放下行李，便打车去“二七广场”。

60年前的秋天，我途经陇海铁路与京广铁路交会地郑州，借转车的四五个小时空隙，专门去看“二七”纪念馆。我去时，来此参观的人络绎不绝。因担心火车误点，只得匆匆“朝拜”而去。如今故地重游，总算一了多年心愿。

吃过晚饭回到房间，拿着手机欣赏刚拍的照片，屋外突然传来“咚咚”敲门声。妻子小声嘀咕：“是不是有人走错了。”“咚咚……”敲门声还在继续。我问道：“谁呀？”“客房服务。”一个标准的有点儿愉悦的女声。我们没要客房服务呀，奇怪了。我隔着门问：“什么事儿？”“酒店给客人送粥。”

这个时候了，送什么粥？我把门拉开一条缝，见走廊上站着个着酒店职业装的短发女孩，身边是一辆客房送货车，里面放着一个盛着黑红色液体的塑料碗。“先生，你好！”她双手敏捷地拿起重叠的两碗递给我，随后递过两只塑料汤匙，说：“这是我们酒店专门给客人熬的红豆、绿豆粥。”

我血糖高，随口问：“加糖了吗？”“没有加。如果要，可自己加。”“不要。”我赞赏道，“这样好。如果有糖，我就不敢吃了。谢谢！”“不客气，你们慢用。”她已转身，推着送

